天主實義 全

Dei Solida Ratio.
Liber sinicus editus à Patre
Matthæo Riccio Soc.tis Jesu.

01

天主實義 全

Dei Solida Ratio.
Liber sinicus editus à Patre
Matthaeo Riccio Soc.tis Jesu.

天主實義重刻序

昔吾夫子語修身也先事親而推及乎知天至孟氏存養事天之論而義乃綦備蓋即知即事事天事親同一事而天其事之大原也說天莫辯乎易易爲文字祖即言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而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剏矣

世俗謂天幽遠不暇論竺乾氏者出不事其親亦已甚矣而敢于幻天藐帝以自爲尊儒其服者習聞夫天命天理天道天德之說而亦浸淫入之然則小人之不知不畏也亦何怪哉利先生學術一本事天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褻天佞佛也者而昌言排之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坊惡

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惟帝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尤懃懇于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過徙義遏欲

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而遄澡雪以庶幾無獲戾于皇天上帝彼其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謂羲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知天事天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

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
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
以虎狼蛟鼉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挨
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
貳原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
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
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
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

默相勸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
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皐比而儒者
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
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
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
休明贊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
不當與諸子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
孟樸氏重刻於杭而余爲僭弁数語非

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共

致炫域外之書以爲聞所未聞誠謂其戴皇天而欽崇要義或亦有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彊圉叶洽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
吾中國人問荅之詞也天主何
上帝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
聖聖賢賢曰畏上帝曰助上帝曰事
上帝曰格上帝夫誰以爲空空之說
漢明自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
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

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西竊閉他臥刺人名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爲輪廻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肆之奇前厭馳

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地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知天順天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瘝天民而今大隱居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天而僭說
于其上吾君師繼天而立極于其下
彼國從之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
何居程子曰儒者本天釋氏本心師
心之與法天有我無我之別也兩者
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吾六經之
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以西
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廻也乃輪廻之誕明甚其異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

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
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
所受不誣也吾輩即有所存而不論
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
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
生也晚足不徧闤域識不越井天第
目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實也
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萬曆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

謹序

天主實義引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争真主未决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

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饜足至於圖僭 天帝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之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 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盍彼此皆獲罪於 上帝所以天之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

哀哉豈非認偷為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厭不及意 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天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為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 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瞑之鄙懷久有

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
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
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
不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
興起攻之實乃述答中士下問吾儕之
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
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
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目 天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

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顧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

不即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之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　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可不學雖知　天主

之寡其寡之益尚勝於知他事之多願
觀實義者勿以文微而微 天主之
義也若夫 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載
之
時
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旣望利
瑪竇書

天主實義上卷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禀生命與禽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技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

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
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
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
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
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
道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
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
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
域之文語諳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

真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

眞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眞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内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内稟神靈外覩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眞者凡理所眞是

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仗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尚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

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咈誰得而異
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
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
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
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是也玆爲子特揭二三理
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
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
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驚懼如
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

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斡旋主

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

宰其間能免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驚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孳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

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制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即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况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

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

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已必宜先有一已以爲之作然旣已有已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已則作已者必非已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恊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

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儒安置之何淂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為兩儀合之為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之天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旹錯行以生昆虫草木水養黿鼉蛟龍魚鱉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淂百官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

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臟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鷄鴨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己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

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巳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為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

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

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軌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

者孰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盖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

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

云一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

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
無以尚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

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
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
相等二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
減否如不能相減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
德之尊主如能奪減則彼可以被奪減者非天主也
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散
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絕響
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
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

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有一天主始
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
耳聆至教僉信天主之尊真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
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
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
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答曰容退
一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二日方可對如是已二
日又求四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
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

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土聖人名謂嶼梧斯悌諸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册一日浪遊海濵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蠔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旣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册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盖物之列於類者

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限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既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大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非以無闡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

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

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

昧無謬而已徃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
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
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恩惠廣大無壅
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
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
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
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
盡汲濱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況
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
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

能窮矣其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瀆請朝再以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

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

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辨喻以善行嘿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説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尚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況巳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曰空曰無者絕無

所有於己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并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既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尚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

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

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其人未生之先果無其人既生而後有也然未生其人之先却有其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

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卽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

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
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
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
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
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
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
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
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
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

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

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册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況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

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恃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彝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眞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

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旣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況理本無動靜況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

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即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

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

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

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毋也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旣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

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

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

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

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

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即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修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解天性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
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
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
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況妄
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
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
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
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況鬼神未嘗
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

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未可爲尊
況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汙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
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
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
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
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
遂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
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
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

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巖嶪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玆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君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

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
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
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踈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
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彷彿要地而
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
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
當尊敬此天主之為大父母也大君也為衆祖之所
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
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屨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

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奚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艱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畎畒客旅經秊偏度于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況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為人害如相盟詛不過

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
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
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
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
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
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
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
不幸所喪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
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

爾勿欺己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
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
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
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
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
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有此爲愛
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
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

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試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

隨手所值輒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
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
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
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
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
子孫簒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
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
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
一國之禮不知今尚存否凡有産子者親友共至其
門哭而弔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隷似逸有司豈厚徒隷而薄士子乎盖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

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恠耳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

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己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即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

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情身殁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殁形雖涣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頼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

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愞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頼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即欲食不能自已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饑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頼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

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能爲有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即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

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旣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一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

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饑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巳必愛其物焉其物有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己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眞者耳善與眞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遍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

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
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
白非黒者必其明黒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為白
而非黒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
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
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
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
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礙之境如雀斷
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

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殆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册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
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尚勞心以求休
譽譬或置玅畫以已旣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旣
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修其祖廟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
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
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
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名品

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兎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與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為重祈望來世真福若吾

魂隨身而殁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
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
之者在後世可曉矣盖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
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
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
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一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
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
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躐身世之浮名趨明時

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為榮即至于垂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止此不足怪皆緣天主所稟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為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

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旣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

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
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
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
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
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
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
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
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
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
況心堅乎身積惡于巳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
若生時心巳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
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
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
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
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
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況被滅者
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氾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即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即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者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汚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

忝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禀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暝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

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不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

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亂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況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即有無即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視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

者耳已决非有物況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柰何以議聖賢之所

旣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旣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絏中旣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饑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

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巳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

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巳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

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即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船非船之本分者與船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盖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

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

物宗類圖

物

或依賴者如

幾何如二三寸等 相視如君臣父子等 何如如黑白涼熱等 作為如化傷走言等 低受如被化被傷等 何時如晝夜年世等 何所如鄉房廳位等 體勢如立坐伏倒等 穿得如袍裙田池等

或自立者

或有形

或無形

或善如天神等

或惡如魔鬼等

或能朽

或不能朽如天星

宗動天 宿象天 土星天 木星天 火星天 日輪天 金星天 水星天 月輪天

或雜

或純如四行

火 氣 水 土

或成

或不成

或不生

金如

黃為金 白為銀 紅為銅 黑為鐵 青為錫

或流如

油酒蜜

石

或硬

或貴如寶石

或賤如白墨石

或軟如

硃砂礬硝等類

或生

或知覺

或不知覺

木

草

或能論理

或不能論理

或走

或不走

或有足

或無足如蛇類

或家畜

牛羊

猪犬

或野獸

或潛

或有甲

或飛

有毛有羽

無毛

豆如

苺

荳

瓜如

苺

瓜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

徵正僻其類甚多茍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真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即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

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鱖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决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側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

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恠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萬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凉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凉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凉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

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即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

違義以犯巳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内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兹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即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巳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并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

者同乃輅齊拂兒凲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抑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令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極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

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機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撕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己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

耿耿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
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
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
皆敗焉西土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
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
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殆天淵而水
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
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
當凛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庶物蓋因天主巳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劉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即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

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即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即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真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弃溺也則吾

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
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咈
哉有是毒嗌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蠢孰敢
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
尚不以磨涅變其眞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
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
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
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喩而自鮮矣且兩間之比孰有
踰於造物者能圂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即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

即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既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殽物理況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既天主即是各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即上帝吾祭上帝即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名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
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
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
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
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
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
渣旣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
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
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

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

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
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
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
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
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
孝子爲親厚置棺椁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
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
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
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

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即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奇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氷爲寒氷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巳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甲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孑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盖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

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眞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間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

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己之殊除人己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

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巳家小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寇奸究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即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巳之骨肉者哉

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强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

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目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弁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捄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

有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左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弁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絶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旣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惟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帝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

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既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既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上卷終

天主實義下卷

耶穌會中人　利瑪竇述　燕貽堂較梓

第五篇辯排輪廻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

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刺其豪傑過人而質樸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巳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滘者變成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鶚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

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既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廻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真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覩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況又遠自歐邏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真其國

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浄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壤雖褊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廻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徙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絕無能記焉并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

類故附人及獸身說云爲

家子迷其家事以數其

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　家子述其家事以徵其
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
耳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
異邦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記前
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幷忘己之姓名
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謊
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辟雍庠序之
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中士曰釋言
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

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
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
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
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廻美醜之變必
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
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廻
竟何益焉二曰當上帝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
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
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

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

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既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

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殉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卓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旣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入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烏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况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

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滛行曾效某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為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己秉彝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尚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己流恣詎不大快如暴虐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為虎為狼晝夜以血汚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為獅子為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為

狐狸禀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
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
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即謂之刑吾意
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
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令淂脫其人面
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廻之謊言蕩
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
者恐我所屠牛馬即是父母後身不忍殺之耳果疑
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畎畆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

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罷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鞍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迴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

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㕞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礙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詈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廻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鬼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

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礙也豈用因是而爲輪廻妄論哉中士曰輪廻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必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爲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齊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

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心
忍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減其
惡之盃乎夫吾旣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弃著無殺
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
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
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
我耳諸味諸香之彙以甘我口鼻百端輭煖之物以
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
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

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害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蟲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事情是以兼

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拔之焉況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上帝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士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

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芻豢而付之羨餘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

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

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
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
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
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士曰草木雖爲
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
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
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
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
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蠏多

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即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驂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況禁殺牲反有害於牲盖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

皆西虜則豕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為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册犯之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為不善人或赦弗追究

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烏可望免之于後也況夫今之為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已之短為離要以視已之長為盲瞽焉所責備諸已者精且厚人雖稍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如猶戲也詎徒議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既食減飧食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自責以贖已之舊愆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涕淚與洗已

汚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已而須他人審判
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
而免宥之不再鞫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
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
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難憤激
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
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
於禽何擇乎盖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
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

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伉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遍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頗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頗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讎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

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頻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後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即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淫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既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

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畧躰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遜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

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即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殽饌必垂下而墜已志於汚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妒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已曰彼殉汚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此二味者更

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入圍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躡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而齧之齧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恠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

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君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膳羡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説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徧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飧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飧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飧耳此謂飧齋或飧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

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已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餓故天主公教制老者六旬已上穉者二旬已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

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遏不可不敦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弛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真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貪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偷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睽上帝乎幸領高論尚願盡其問西士曰道遂且廣不慱問不可約守詳問即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

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上帝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趣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況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荅子之末語然後荅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

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即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則無善惡無

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謂上帝宗義有是哉若上帝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已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僉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旣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名理獨非辯乎則旣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

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即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叅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況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後無德無慝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無善惡爲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絶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盡力脩德於已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

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慝善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即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即爲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鏌鋣傷人復讐者不折鏌鋣飄瓦損人首忮心者不怨飄瓦然鏌鋣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

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
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
矣但無靈心以辯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
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
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
無有刑禽獸之慝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
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
心之欲若能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
吾發意從理即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

即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巳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即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奚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

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既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堅惟底有一罅水從此漏此甕决爲無用碎矣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巳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既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偷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

以拯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
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
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
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
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
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
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皋陶謨曰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兹新邑泰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

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夭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譴斥毁汚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巳乎孟軻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巳勿加諸人既不宜望利以爲巳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之微况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

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予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礙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陋哉使犬彘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

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
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
豬牢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
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人愈愚
其思愈邇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遠者
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
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玄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
江湖與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
髫丱勤苦愽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

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先業虞公喪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冒今日眼前事者乎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慮爲已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旣老之事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卽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翼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塋墳墓祭祀之事也西士曰然是

亦死後之事矣吾既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腐者髑髏我以不能朽者爲切于尚以速腐者爲慮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眞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

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腳色雖丐子亦直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真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赤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即後世之真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貴賤也若以今

世利害爲眞何異乎蠢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眞貴人以粧奴隸者爲眞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麁而後不闡其精必既切琢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教者惟小人耳巳君子固自知之故教宜曲就小人之意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荅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

也教之所望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即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巳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巳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心即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成旨成者至則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

惡者惡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敝邑
出一名聖神今人稱爲拂郎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
戒精密以廉爲尚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
彷有親炙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
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
射輝光夜見於聖神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
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巳
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郎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
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

94

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其也曰孜孜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潸淚于弟子拂郎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愼事之恐在地獄時即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郎祭斯穀覩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愼哉前者所聞

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必躋爾天堂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汚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求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

與浮屠勸世輪廻變禽獸之説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僞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廻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辯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已況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上帝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

修德者雖不望報上帝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上帝之酧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屡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酧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

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卽霸者之法罪不及冑天主捨其本身而惟冑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上帝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耳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已見無天堂地獄而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眞於肉眼夫耳目之覺或

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頗聞此理西士
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
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
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
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
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
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
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
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旨於此則有之至

于天堂則止弗可尚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乃知無窮之真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真有窮好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上帝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消其咎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

上帝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者上帝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姦者時遇饑荒之灾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酧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

盡罰之惡故終身為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福樂而賞之終身為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災而罰之其有為善而貧賤者或因為善之中有小過惡焉故上帝以是現報之至於歿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為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上帝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外災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

士曰儒者以聖人為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

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册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況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卽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

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為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于經者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泰而略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為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為非真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開

闢天地即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阨襪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時果有亞黨阨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阨襪二祖也不然禹蹟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即惡非惡即善惟

善惡之中有巨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于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臾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未減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

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
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即可昇天也倘悔不
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處以寘此等
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
之盡則亦躡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
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
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
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
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

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上帝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君子而弗信上帝者西士曰不信上帝至仁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上帝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謂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上帝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愛人不迸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畧未能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上

帝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
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
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揭明理而顯之則拗逆者必非
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尚願聞其說西
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
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
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
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
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饑渴之至極

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瞻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

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苑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當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即復推思此乃上帝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怒哀哭之苦常

舒泰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于上帝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滚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厭之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須訓于世而吾輩拘於

目所恒覩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具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尚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餙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窄褊則不肯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誚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不爲二氏所

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群以苦世為樂地天堂耳茲語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尚願習囘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塞邪路反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為引者直似僞也僞近真也不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臯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為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為重復聞且有天堂為善者昇焉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上

帝與神人為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

帝與神人爲侶況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改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兹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柰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已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即非兹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

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為自立
有依賴者而性兼為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
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
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
以異于草木曰能推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
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
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
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
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

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
有岐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
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
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
矣釋此厥可荅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性之體
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
而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
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
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即無

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悞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眞者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碍于稱之爲善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中士曰貫邪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敝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若

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
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
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
死在己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
成善乎天下無無意于爲善而可以爲善也吾能無
強我爲善而自徃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
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
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
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即如設正

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眞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悳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

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善之品矣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德之善也孩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即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即行之乃爲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者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尚

絅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
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
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
得之于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
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卽吾所謂
神者衣之耳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聞其衷
根則茲始聞焉夫爲非義猶以汙穢染本性爲義猶
以文錦彰之故德修而性彌美焉此誠君子修巳之
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
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豐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畧

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疊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畧
啟心目以視千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真寶也宜其逐
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惧慄如畜獸被牽於
屠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
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
趨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恒
得其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
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真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真
害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

智者以神爲真已以形爲藏巳之器古有賢臣亞那爲簒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也此所謂達人者也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殃從德者之自有大吉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難進乎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滅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力行焉踐其所知即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焉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

學聖教而爲聖今久非見聖人則竊疑今之學非聖人之學玆願詳示學術西士曰嘗竊視群書論學各具己私若己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捨之在于耳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行動語録謂之學亦有自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乏書册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券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內也

爲已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已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乃徒習夫寧無習之方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修即形修神成即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邪所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即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即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

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協其性情之直于理當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已司明者尚直司愛者尚好是以吾所達愈真其真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真者司愛不得好者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司明之大功在義

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德在百姓爲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終之意固在其始

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徃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徃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巳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巳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巳爲天主也非爲巳也則毋奈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巳而非爲巳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

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猶爲外焉況天主常在物內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已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貴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瞋不以聖賢躬親喻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悞認明德愈悖正學耳然此學之貴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

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温故而習新達藴而釋疑奮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爲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已至其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即是退復於惡也中士曰此皆眞語敢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素譬此工如圃然先繕地抜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泥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能致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夫學之始習心横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黽黽乎勇者克巳之謂

也童年者蚤即于學其工如一得工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蹈曩時之悞必倍其將誠之儀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知新也旣已知學矣尚迷乎色慾則何以建於勇毅尚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尚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尚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于道德尚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於仁義秬卣盈以醯鹽不能斟之鬱鬯矣知已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于德路者也欲

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敝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修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目儼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吾今為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

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尚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并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上帝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尚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蟲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

主即天主亦寵荅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于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往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

不可況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巳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文忠於君雖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爲巳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眞切明曉足以爲仁之基也況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諸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曰一愛巳爾似

乎太隘西士曰血氣之愛尚爲群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財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棄志旣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

者必朝暮動費以備變妥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可已乎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上帝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既死則葬之而爲代祈上帝且死生不敢忘之故

昔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指引者固不差路矣中士曰司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惡者必不可愛況厚愛乎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瞍弟爲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者可相答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爲已有也譬如

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己之子則愛其有善即有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己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己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仁非愛其惡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

況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

況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誡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善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為天主者茲乃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為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旨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為一體耳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其曩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上帝即德無缺矣然仁

旣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愼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酧報者獨人類能建殿堂設禮祭祈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父之慈恐人以外物幻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啟吾內德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旣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之不忘且以見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

且令後世彌厚享賞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帝恩德而讚美之或祈恕宥昔者所犯罪惡或乞恩祐以勝危難以避咎愆以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闢心明以違學術之隱也又恐汚邪忘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閑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無異用之必

有其驗但令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貫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修又不知瞻仰天帝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

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惡樹而厚培其本根必反榮焉

中士曰天

主為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分任即不能兼治他方者也上帝知能無限無外為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上帝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上帝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

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自不同况可謂天主同乎
彼教不尊上帝惟尊一巳耳巳昧于大原大本焉所
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
天主經曰妨之妨之有着羊皮而內爲豺狼極猛者
善樹生善菓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即知何人謂此
輩耳凡經半句不直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
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
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
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函以左右手

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

掩日月爲日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廻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廻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㓕人類而讓天下於畜類耳又有

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脩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平吉了無凶禍如此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汙本身侮上帝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矣

正者天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遡重殃而

正者天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玅即可逃重殃而著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已前罪不述宜守規誡則從何處立功修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尚畢信其餘何也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畧有威權或自戀愛已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禰以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

假布誑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之塑像祀奉此其始耳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自驚詫已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則天主弃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巳死靈魂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發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像

常睹醜惡或一身百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尾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境惡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哉夫前世貴邪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函教庶氓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願相與直指其失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証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真全或各偽缺或一真全而其二偽缺也苟各真全

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僞缺則當竟
爲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僞教其誤已
甚也況兼三教之僞乎苟惟一眞全其二僞缺則惟
宜從其一眞其僞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
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
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
惡謬矣一曰正教門令入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
函之教豈不俾心分于三路信心彌薄乎一曰三門
出三氏立也孔子無取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

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已
意不相同而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強爲之同
不亦誣歟一曰三教者一尚無一尚空一尚誠有焉
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
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
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
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㬉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
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
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

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上帝正道而殉人憂中說道乎夫真維一耳道契於其真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動吾眼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西士曰心既醒矣眼既啟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

天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娶之意并釋天主降生西土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習天主之教其民必醇樸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尚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尚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為業者也故雖各國之君皆務存道正傳又立有一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頒教諭世為已職異端邪說不得作于列國之間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襲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

是務既無子則惟以兆民爲子是故迪人於道惟此殫力躬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牧于列國焉列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談道解經者終日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已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眞道也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尚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尊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

自尊毋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已德博已學耳壯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或難之然有終身絕色終不婚配之戒未審何意夫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絕上帝之性生生爲本祖考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即斷絕乎西士曰絕色一事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布之于誡律強人盡守但令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可以驗德難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引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修德不憚劬苦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

使以難爲爲非義則甚難爲義者也生生者上帝死
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
前上帝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暝
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哉且人以上帝之心爲心
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隙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
言之如一全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耳各肢之所司
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
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比此而論不宜責一國之人
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兼司教以主祭祀始爲

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絕上帝之祀又須專潔
二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
國君尚有忍尅本身者奉事上帝詎不宜克已慾心
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患
非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子而不知教之斯
乃秖增禽獸之群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
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絕色不娶緩於生
子急於生道以拯援斯世墮溺者爲意甚意不更公
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受聘未嫁而夫

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而忘傳生者第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尚且見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上帝欲以便于遊天下化萬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中士曰婚娶者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單身不娶愈靖以成已愈便以及人也吾為子揭其便處請詳察之以明敝會所為有所據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為室家耳既獲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為置養之資為人之父不免有貨殖之心今之父子衆則求財者衆

也求之者衆難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纏拘於俗情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苟且爲幸也欲立志責人於義豈能與起乎夫修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之何勸爾輕置之哉二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未免昏昧色慾之事又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役如以小燈藏之厚皮籠內不益矇乎豈能達于道妙矣絕色者如去心目之塵垢益增光明可以窮道德之精微也三曰天下大惑維由財色二欲耳以仁發憤救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

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玆吾惡富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巳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省焉故敝會友捐巳義得之財物以勸人勿干非義之富爲脩道以卻正色之樂以勸人勿迷于非禮之色也四曰縱有俊傑才能使其心散而不專乎一則所爲事必不精克巳之功難于克天下自古及今史傳英雄攻天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巳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海之內非但欲克一巳兼欲防遏萬民私欲則其功

海之內非但欲克一已兼欲防遏萬民私欲則其功

用之大局可計乎專之猶恐未精況宜分之他務爾將要我事少艾而育小兒乎五曰善養馬者遇騏驥騄騮可一日而馳千里則謹牧以期戰陣之用懼有劣駑於色者別之於群不使與牝接焉天主聖教亦將尋豪傑之人能周徧四方之疆界者以明道禦侮息異論逐邪說而永存聖教之正也豈欲惑其心以色樂而不欲培養其果毅以克私慾之習乎故西士之專心續道甚于專事嗣後者也譬夫斂收五穀萬石未有盡播之田中以爲穀種者必將擇其一以貢

君一以藝稼爲明年之穡曷獨人間萬子皆罄費之以產子而無所全留以待他用者耶六曰凡事有人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饑充饑以蓄氣蓄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巳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幾也若謹慎以殉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修身修身以廣仁廣仁以荅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帝之大旨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孰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寧無人不寧無教故因道之急可緩婚因婚之急

不可緩道也以遵頒主聖旨雖弃致已身以當之可也況棄婚乎七曰斯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奚徙盡身於一境乎醫之仁者不繫身于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為博施婚配之身纒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一國而巳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即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

慮則以天主爲父母以世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巳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入曰凡此與彼彌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絶色者其情邇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净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旱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灾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上尊何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婚之意非以非婚姻者也盡順理娶也非犯天主誡

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邇神人也設令絶婚屏色而不

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邇神人也設令絕婚屏色而不惓惓于秉彝之德豈不徒然乎乃中國有辭正色而就狎斜者去女色而取頑童者此輩之穢汚西鄉君子弗言恐涴其口雖禽獸之彙亦惟知陰陽交感無有反悖天性如此者人弗赦焉則其犯罪若何吾敝同會者收全巳種不之藝播于田畝而子猶疑其可否況弃之溝壑者哉中士曰依理之語以服人心強于利刃也但中國有傳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如何西士曰有觧之者云彼一時此一時古者民未衆

131

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予曰此非聖人之傳語乃孟氏也或承悞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他有托焉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之于經典貴邦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之語極詳何獨其大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孫不傳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比干爲殷三仁之一既稱三子曰仁曰賢必信其德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

斷非中國先進之旨使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日有間豈不誘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盖男子二十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乎古人三旬已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于其鄉生子至多礽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匡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顧産子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家兆民有大

功焉則輿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由我豈由他乎得子不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得焉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得況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陷親於罪惡其上弒親之身其次脫親財物又其次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聞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

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巳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即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巳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爲兄弟

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夫萬國通大西之境界皆稱爲出聖人之地蓋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儆士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爲世之表豈天主立之爲表而處已於不義之爲哉彼有不娶而爲積財貨或爲糊口或爲偷安懶惰其卑賤之流何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絕諸色之類使其專任鄙見無理可揭誠爲不可然而群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爲急

者惟不知事上帝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巳盡滅散無有存者眞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帝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殼子葬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何擇乎中士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也當平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是爲平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災比堯時之災愈洪也群世人而盲瞽

135

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禍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況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恠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安養之乃無上其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尚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鑄塑不知何人僞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曰此乃佛祖此乃三清也且輿淫辭奸說以壅塞之使之

汜濫中心而不得歸其宗且以空無爲物之原豈非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上帝之尊而俾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之威靈而等之於土石枯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玷缺而寒暑災異憾且尤之侮狎君父一至于此蓋昭事上帝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齋山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世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胃民

父母要譽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君泯其跡而
潛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八年在
外必其絕不有家終身周巡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
欲吾三四友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
哉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
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裡終于俱壞蓋未聞積惡於
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
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丐子就乞餘飯彌紊正學不如
貴邦儒者乃有歸元此論既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

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
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爲始元則不
爲眞主何能輒立世誡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舍
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
刀鎗將擊其首手足自往救護雖見傷殘終不能已
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
逆于理違于教者若矛戈將刺天主然亟迫往護此
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尚乎
故不但不念妻子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

心錮結彷彿慕企輶淺信從奚云捨生命棄妻子有
因上帝道德之故遷移半步遙費一芥且吝惜之矣
嗟哉然吾頻領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
旣爲世人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
貿貿此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群迷俾萬國之子
者明覩眞父了無二尚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
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
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于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
化生人物汝想當初乃即如是亂苦者歟殊不然也

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道天地萬物

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適天地萬物豈忍置之於不治不祥者乎哉開闢初生人無病夭常是陽和常甚快樂令鳥獸萬彙順聽其命毋敢侵害惟令人循奉上帝如是而已夫亂夫災皆由人以背理犯天主命人既反背天主萬物亦反背于人以此自為自致萬禍生焉世人之祖已敗人類性根則為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多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善非關天主所出亦不足為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為

難分由性由習雖然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所以凡有發奮遷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滅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建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捄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託胎降生名號爲耶穌耶穌即謂捄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

天此天主實蹟云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

天此天主實蹟云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穌實爲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較中國尤嚴焉况稱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廉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勤崇天主卑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爲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

者非但聖而後能之有志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上帝及未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即療學醫者能之以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絕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既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悖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

妨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為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為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何有所假哉西土上古多有聖人于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典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迨及其時世人爭其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為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即聽瞽者命視即視瘖者命言即言躄者命行即行死者命生即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既符古聖所誌既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

道之功已畢自言期候白日歸天時有四聖錄其在世行實及其教語而貽之於列國則四方萬民群從之而世守之自此大西諸邦教化大行焉考之中國之史當時漢明帝嘗聞其事遣使西往求經使者半途誤值身毒之國取其佛經傳流中華迄今貴邦爲所誑誘不得聞其正道大爲學術之禍豈不慘哉中士曰稽其時則合稽其人則通稽其事則又無疑也甚願退舍沐浴而來領天主真經拜爲師入聖教之門盖已明知此門之外今世不得正道後世不得天

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秪因欲廣此經吾從二
三英友弃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悔
也誠心悅受乃吾大幸矣然沐浴止去身垢天主所
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
深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即天
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吾輩之意
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回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
主聖教則充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辱
師之禮乎哉天主經文字異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

門盖已明知此此門之外今世不得正道後世不得天

已易正字但吾前所談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于前數篇事理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聆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于私居温繹所授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直道所願天主佐佑先生仁指顯揚天主之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

皆爲脩善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又安有量歟

皆爲脩善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又安有量歟

天主實義下卷終